

傅慧初先生二三事

余名成

傅慧初，原名维海，后改名维心，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出生于英山西河金家铺黄林冲，卒于1964年，享年85岁。自1900年留学日本至生命最后一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为排满倒袁护法反帝诸役无一不赅而自身，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前人多有评说并载于史料。这里，笔者简录二三，以飨读者。

爱 憎 分 明

傅慧初毕生政治立场坚定，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早在1900年秋，傅慧初被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时，由友人田桐介绍会晤了孙中山，不久即参加“兴中会”共商革命大计。追随孙中山，寻求革命真谛，不顾个人安危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之中，成为刺杀皖抚恩铭、辛亥武昌起义和讨袁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20年，广州护法政府成立，正是誓师北伐之际，慧初任大本营各路宣传特派员，与孙中山朝夕相处两年之久，参与机宜，帮助其制订革命方

略。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暂时逃至兵舰避乱，慧初随其左右，负责其安全。其间曾力劝孙中山到香港暂避，并说：

“先生人身安危系国家民族之命运兴衰，我等望先生以革命为重暂离广州，从长计议。”孙中山先生坚定地说：“陈贼大逆不道，背叛革命，当大力讨伐，此时何谈个人安危。”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1927年蒋背叛了革命。是时，慧初任国民革命军右路军前敌司令部政治主任。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义愤填膺地面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表现了“正气存而人心振，直声出而议场惊”的革命气节和激情，但是蒋介石百般狡辩，拒不接受，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尔后，他又三次上书蒋介石，劝其忠实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但蒋介石毫无悔改之意，亦不复信。至此，慧初深知蒋介石叛变木已成舟，无可救药，便愤而辞职，闲居上海，不与蒋介石合作，亦不参与国事，当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公开表示同情与支持，蒋介石指使上海爪牙将其非法逮捕，解到南京监禁，险遭杀害，蒙友人营救才得以获释。1948年，慧初任湖北省参议员，与夫人胡氏客居武昌。是年，两位老人均古稀高龄。当时省参议会和他俩聚居武汉三镇的友好，为了庆贺他俩70大寿，事前由居正先生等发起，再由同乡好友郑醒佛起草了《革命先进英山傅慧初先生七旬双寿介言》并同请柬一起发给国民党全国各界要人。慧初发现请柬名单上有蒋介石的名字时，当众鄙夷地说：“此人可鄙，我等决不与之交谊！”并提笔将蒋的名字愤然勾掉。

1925年，共产党员章夷白同志从上海到黄埔军校时，因

要取得国民党党籍才能报考，慧初得知此事，便和同乡郑衡之（即郑重同志的父亲）欣然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始得入校深造。后来，章夷白同志到汉口作党的地下工作也住在慧初家里，在外地工作的英山籍共产党人，如金仁暄、姜镜堂等同志，都先后受到慧初政治上的掩护，经济上的资助。抗日战争爆发，英山同全国各个沦陷区的人民一样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慧初回到英山，用他在百姓中享有的威望，联合全县各界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共产党员杨必声同志任英山县长，他身体力行，与杨必声密切合作，全力协助其施政举措，英山被誉为“抗日模范县”。

培 植 青 年

傅慧初热心倡办学堂，培植青年，把革命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1924年，国民党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成立黄埔军校，先生奉命在上海秘密招生，直至第五期为止。其间，英山到黄埔军校学习的青年大都由他介绍入校。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中英山籍学员，纷纷回到英山，组织和领导了“三·二暴动”。

1939年，杨必声同志就任英山县长，正值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成立各个抗日组织的同时，还办起了许多不同性别，不同行业的“识字班”，自编自印识字课本，向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灌输革命道理，树立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慧初对这些课本爱不释手啧啧称赞道：“文字通俗，道理深刻，是教育和启迪国民抗日的好材料。”但他并不满足，在一次县政府召开的联系会议上，还积极向杨县长建议：“我

县光有识字班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因为抗日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造就一大批能文能武的青年骨干，为抗战输送新生力量，我建议办一所正规学校。”杨县长欣然应允。是年，英山县战时模范学校建成，后改为县立中学，在杨县长的大力支持下，录取本县、罗田、太湖、岳西等地学生108人，办学经费由当时县财政科拨给。

次年，他又着手在土门坛组建高级小学，他获悉巨商傅恒裕意欲捐田于夹铺修筑凉亭一座，为过往商贾提供歇息场所的消息，便以族人身份登门造访，并反复开导说：“你修凉亭，固然可以造福后代，留芳百世，不如建立学校有益于民众和社会，更可万古传名”。傅恒裕遂改初衷，决意抽出八百石稞创办小学。慧初任第一届名誉校长，他出于对广大青少年的热爱和对贫苦百姓子女的同情，亲自定校名为“亲泛小学”。在解释校名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取‘泛爱众而亲仁’之义，不论本姓外姓，只要适龄儿童均可入校就读，一律不收学杂费，只是书本费由入学者自备。”该校聘请的老师，均是本地教育界名流。当时，金铺地区有“亲泛”、“金小”、“陶坑”三所高等小学，而“亲泛”最负盛名。

清 风 两 袖

慧初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生父用霖念胞弟用和鳏居无子，将他过立给用和。他和叔父一家靠仅有的五分土地维持生计。他幼年在故乡就读私塾时，每餐总是吃碗稀饭上学，若到秋天，生母金氏常常烧几个红薯让他带到学里当中

餐，早晚放学回来还要帮助立父干些农活。后来考入安徽大学，家中无钱接济，只好靠傅姓七大房祖业的资助。

在革命征途中，他清正廉明。笔者和他是一塘之隔的邻居，曾记少时见他每次回来，头戴一顶破旧礼帽，衣着十分朴素，见人彬彬有礼，待人平易谦和，完全没有那时贪官污吏的恶劣习气。他年轻为官时，从不乘马坐轿；到老年远行，也只是乘坐由本族下辈人抬着的“摇篮”而已。老年闲居故里，只酷爱吸烟下棋。随身带着一旱烟袋，和两幅棋子（围棋，象棋子）。一生毫无积蓄，任职时每月薪俸只是东手来，西手去，大都周济了贫苦的友人和百姓。章夷白同志在回忆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他一生不爱钱，手中也留不住钱，只要请他帮助，他宁肯自己艰苦，把钱给别人用”。抗战胜利那年的一天黄昏，他在县城东门口散步，见一老百姓蹲在城外流泪不止，他走近诘问其故，得知这个老百姓为他人挑脚不慎将一担桐油泼洒在地时，他慷慨解囊将身上全部纸币给了他，连姓名、住址也没询问。1947年，他立子绍祖家中经济拮据，立孙孝述前往他在武昌的寓所，求其周济，数天后他偕立孙至汉口六渡桥游玩，忽见一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俟近他说：“近日在下无米充饥，不知先生有钱借与我否？”他遂将身上仅有的五块光洋全部给了求助者，走后，孝述问：“二爹，那人是谁？”先生回答：“看你这个伢儿问得真怪，武汉三镇人口甚多，你知道他是谁！”在他的一生中，解囊相助，助人为乐的事例数不胜数。但对其家庭周济甚微，更不准家人打着他的旗号建房买田，侈谈荣华富贵。1948年初夏，他在武汉刚做70大寿，适逢当地有人卖田，立子绍祖当即赴汉求他给钱买田。他说：“我做寿并非本

人意愿，完全是友人恣意瞎闹，我只有违心同意，礼金收的确实不少，但已全部用于公众事业，分文未留。”他沉思良久又说：“家庭生活只求温饱，切记不可奢华，更不需买田置地盘剥佃户。”在绍祖回家时除了给了武汉至英山的路费外，只给了一幅寿屏，以资纪念。

本文根据《英山简志》、《英山革命史资料》第二辑、《西河傅氏宗谱》廿一卷，以及傅慧初先生亲属口述。

王 孰 闻 传 略

戴文礼 陈凯文

王孰闻（1883—1931），原名叔文，字渊才，英山县瓦寺前人，幼年随父读书，1899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因早年膺服孙文主张，即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不久在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府供职。

1917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孙文，特任王孰闻为西北利亚调查专员（任命状现存英山县烈士纪念馆），赴俄国考察，俄国正当十月革命初期。王孰闻深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运动的教育、鼓舞，他将亲见亲闻的实况所思所虑之问题，经常向大元帅府报告。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俄国为师，这对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形成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制定，起了重大作

用。

1922年，王孰闻由俄回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安庆等地，参加了北伐斗争。1926年冬，孰闻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蒙友人段言林等多方营救，幸免于难。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孰闻愤而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1927年回英山以养病为名，仍在家乡从事农运，积极宣传、组织群众，举办农协会，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1931年10月6日，在张国焘主持鄂豫皖“肃反”中，被害于英山大贩河。

孰闻生前亲笔所撰诗文稿一卷，已复印成《王孰闻烈士遗稿》。（现存县图书馆、县志办公室）

王孰闻烈士遗稿摘录

民国二年秋，沪邸夜坐，雷雨大作，风电交驰，感赋一律。

云飞鳞甲蛟龙战，扬子江中夜竞争。

风雨漫天渡东海，波涛动地过南京。

雷轰鼓角声悲壮，电闪旌旗影纵横。

万里中原成泽国，祖生何以事澄清。

月夜由大连湾航海赴天津，独步船头，感赋一绝。

为访桃源去避秦，谁知云水渺天津。

举头四海皆苍莽，万里青天月一轮。

青岛雨后有感

连天风雨后，路烂不堪行。
有客多愁思，无人识苦情。
云山朝黯黯，烟树夜沉沉。
日月归何处，应知返太清。

胶州病中思家，感赋七律三章。

生离死别总堪悲，半世浑如鹤独飞。
铁聚九州空铸错，剑提三尺启危机。
客中抱病多长恨，梦里还家不算归。
最是飘零尘海客，那堪泪雨日霏霏。

落魄天涯万里愁，可堪宋玉独悲秋。
生当乱世多忧患，死见冥君亦怅惆。
日日楚歌难当哭，年年鲁酒不忘忧。
南冠久繫何身世，一赋怀旧一上楼。

秋尽山东九月天，穷途游子益凄然。
霜飞木落风萧瑟，物换星移道变迁。
万里怀归但有哭，五更多梦不成眠。
蓼莪早废终天恨，夫复何颜混世间。

步穆益斋先生春晓闻鸟啼有感五古原韵

生平砺劲节，敢望虚心行。
惟于名利场，不与相征逐。
每夜告苍天，心香铭慎独。
时事不可为，空作贾生哭。
世界幻苍桑，变迁随陵谷。

何如且高喊，含哺快鼓腹。
悠悠过隙驹，去来何倏倏。
乱世图苟全，不如隐茅屋。
观我和靖梅，赏我渊明菊。
夜梦蝴蝶飞，随风向花扑。
日为梁父吟，白圭同三复。
园林竹实多，留与凤凰啄。
今昔时世殊，敢不安庸碌。
弹琴把心清，临轩将发沐。

潜县感怀：

太息人间恨事多，玉莲无藕奈天何。
伤心已被污泥垢，自此存亡一任它。

题乔公墓：（在潜县城北，三国时大乔小乔之父，孙周之岳翁，乔国老是也）

乔公墓上草累累，堂堂盛名千古稀，不省大乔小乔倾国倾城貌，古来多少英雄豪杰湮没无人知，何况鹿鹿无所短长一老丈，遽能令人过此长相思。

其二：

我来潜县为委吏，闻道潜县多古迹。城北乔公墓尚存，潜人借此鸣得意。试问乔公何德能，令人千载犹追忆。屋乌之爱本恒情，今对乔公亦相类。向无娇女大小乔，碌碌老丈何足异。羨公以女博盛名，有女如公亦奇瑞。

潜县署读国策有感：

千金买骏骨，骏骨以流芳。
枯骨且如此，骏马乌可量。
哀哉彼骏马，厄闰如黄杨。

生不逢伯乐，死方遇昭王。

既死得知己，此恨犹可偿。

燕玉惜已矣，良马空自伤。

沪上自勉：

耻因用舍定行藏，出处全凭自主张。

大局兴亡同有责，个人成败总无妨。

既将铁血牢宗旨，漫肯灰心事孟浪。

百折不回惟此志，管他田海幻沧桑。

沪上登望远楼：

海上登楼不见家，英雄儿女各天涯。

情怀万种凭谁诉，几度踌躇几自嗟。

俄属宁果齐斯克感怀：

浮海万余里，依然道不行。

胡笳空惨切，羌笛最凄清。

少妇闺中梦，征人塞外情。

相思同一样，各自泪纵横。

双城子愁苦吟：

曾经苦海方知苦，未入愁城不觉愁。

我是个中人第一，到如今也要回头。

双城子有感：

万里胡天万里愁，仲宣从此怕登楼。

伤心骨肉俱衰老，回首糟糠亦怅惆。

家道既同时局促，客身莫共塞云浮。

滔滔尘海多惊浪，何苦随波又逐流。

拟题蔡西平兄夫人小照：

逸才其说蔡中郎，淑德应推赵五娘。

才子佳人复何恨，琵琶一阙自宫商。

真相天生是淡妆，照来小影益端庄。
净水冰雪温如玉，多少情怀何处藏。

天生玉质本温柔，犹有庄严气慨留。
无限心思藏照里，教人反复费推求。

题友人肖像：

落落难合，矫矫不群，妇女状貌，龙马精神。

自题照片：

照出须眉真面目，生成骨格见精神。

九月春季，自题照片二则于俄属尔果尔斯克以作纪念：

我尚有真相，可与世人看。

历尽沧桑劫，依然未改观。

居夷投所欲，何碍天地宽。

摄此纪念影，聊以示一斑。

其二：

苦吟宁戚饭牛歌，命不逢辰奈若何。

半世周流仍故我，前途穷达好凭他。

敢夸骨相非庸俗，尚有须眉可揣摩。

留得本来真面目，任渠风雨眼中过。

宝剑：（此系前光绪末年之作，虽属不佳，颇有霸气，故录存之）

剑气出匣如长虹，光芒闪闪贯长空。

杀人百万不称意，以杀制杀补天功。

斩蛇起义为诛残，杀气冲天星斗寒。

千金北斗无秦客，冯驩长剑不须弹。

此时不作丰城看，一化为龙再见难。

十年夏京师感言：

十年两度客长安，始识崎岖道路难。

回首奔波经半世，一场虚梦过邯郸。

即事：

群山万壑树哀鸣，地黯天昏惨不明。

骇浪惊涛争泛滥，狂风暴雨苦纵横。

龙愁蛟忿有奇恨，鬼啸神号多怨声。

世界若长如此黯，小民何处可聊生。

大雨至：

天地沉沉日，风云际会时。

雷声鸣鼓角，电影闪旌旗。

江海波涛壮，蛟龙昼夜危。

澄清诸事业，毕竟属阿谁。

补录三年夏再步穆益斋闻乌啼有感五古原韵一章：

（二次革命起于民国二年夏四月秋间即为项城所平，于是大索党人，擅作威福，以为帝制之预备）。

暴秦灭六国，其势如破竹。

谁知不二世，鹿已为人逐。

被坑诸儒生，应嫉是夫独。

触目即伤心，遍地皆鬼哭。

天道固祸淫，空有雄函谷。

项籍与刘邦，经纶各满腹。

入关何凶凶，出关何倏倏。

秦无栋良材，岂能支厦屋。

君臣如腐草，更无傲霜菊。
可怜阿房宫，一炬不可扑。
咸阳变焦土，河山被挥复。
玉食万方君，顷刻难容啄。
一世固称雄，子孙终碌碌。
人生能几何，何须苦栉沐。

星夜浮海：（八年秋初航海赴俄月夜口占）

乘桴浮海去，不复事林泉。
异国非吾族，中原岂可捐。
明星如皓月，碧海似青天。
星月固长在，海天应亦然。
人游星月里，船泛海天边。
星月海天外，风声万里传。

补录前清宣统三年秋，重九游济南城外历山口占七绝一首：（相传历山为古大舜耕之所，现改名千佛山）。

历耕人去几千秋，空剩英名播九州。
今日登高独高视，万方多难杞人忧。

联 语

代拟亡故将士：

- 1、出塞从军为我辈，捐躯报国是男儿。
- 2、漫天风雨难高卧，救世才华屋老成。
- 3、治家亦如治国，正己即是正人。
- 4、万物庆春来组织大同新世界
北民蒙福荫应除专制旧精神

- 5、满面春风待客，一腔热血对人。
- 6、时运共年光并茂，书香与酒气俱春。
- 7、冷暖人情各宜立志，沧桑世事总要安愚。
- 8、窗外风云任渠集散，案前典籍供我流连。
- 9、东西两陆华盛顿，上下千古孙中山。

致英山县官绅各界书

敬启者：

顷见中央明令，以旧约法组织新国会，并令各省筹备地方自治等项。想我邑官绅各界当有所预备矣。

民国肇吏虽已九年，去专制专逐，凡我人民莫怀非专制时代事也。故其脑中专制之毒根难去，倚赖、瞻望之惯性犹存，譬之妇人女子者流，本无自动之能力，或贵或贱，必须以男子为转移。不然，何以选举自治等项，必待官府之提倡而后可以望收成效哉。

窃观今日，正民权方决之际，民治方炽之期，有地方绅士之责者，若不趁此大好时机，力图振作，整顿一番，以尽其官绅应尽之职责，而徒欲以空文敷衍，潦草塞责，以掩一时之耳目，如是而求其自行发展难矣。

盖民主时世，为地方官者，虽无干涉选举自治之权，应有监督提倡之责，决不可以其无利于个人而遂漠焉相视。则大非国家所以为地方设官之本意。更非地方官之所以为地方

官也。

查我邑选举屡次失败原因，皆由初次举行之不善，当元年选举之时，皖属六十县之选民惟以英山为最少数。余等是时远游外省，初不料及我邑官绅各界办事疏忽如此真极也。

英邑虽属僻处山林，人民之资格与程度，纵不敢妄自期许可以驾于全省六十县之上，亦不敢妄自菲薄，甘受屈于全省六十县之下，何以当时官绅各界，既不能审慎于筹备之先，又不能改译于临事之际，复不能顾虑于以后之得失，能不令人追恨耶？！

然往事已矣，犹诉我官绅各界对于此次选举自治等项，务期同心协力，一致进行，以补从前之失，切不可援引二次成例，以为此次选举之章程而蹈非法之覆辙。倘稍有天良，稍有人心者，亦决不忍为此祸国贼民之事也。

且国省两会之选举，关系于地方自治之前途甚巨，稍一不慎，必至影响于自治，况民主国家原以选举为第一要政，办理选举尤以选民为前提。我邑初次选民不过三万数千之谱，后即常引为定例。今则大势较前一变，各省人民莫不趋向于自决之一途。故中央亦不敢久事专制而不还我人民以固有之权也。

现在，我邑此次筹备选举手续，章程较之全省各县，势必完全重新改革，选民多寡均须自行规定，万不可取决于政府，以失我人民自决之精神，弃我人民自决之权限，使神圣不可侵犯之全权自我英邑人民失之也。

近来，全国各界主张民选省长及县知事之潮流，日盛一日，若果尽由民选，则国家方有民主之真精神与民治自决之性质。夫以省长知事两职，尚须由民选举，而为省长知事

者，复何干涉选举之可言。弟以鄙意度之，省县行政长官，在今日民主时代，虽属最关重要，而选举与地方自治两项尤为今日人民切身最大问题。苟一着手进行，务必采用普通选举法为唯一办法，而普通选举必以清查户口人丁为先务。如男子年二十及十八岁以上者，无论有无产业以及识字与否。均须应有选举之权，决不能援引约法上众议员选举法第六条第五项之规定，自欺而欺人也。夫既谓之普遍选举，则凡为国民主人一分子，即应有一分之公权。其不识字者，在投票时仅可自行委托亲信之人为之代理。若遽因其不识字而擅夺其选举之权，是即剥夺民权之最大罪案，要之，普遍选举法之真正性质，原无能否识字之区分，并亦非专为识字者设，若必拘于约法上条例，以限制人民，是即不普不遍之甚。今试问我五族同胞中或贫或富，真能识字者有几人，即全国大小执政诸公，真能识字者又有几人，若果真能识字，断未有不明大义，不以国事为前提，而以个人权利为要务者也。既仅知有个人权利是虽自命能识文字究与不识文字者有何分别耶。考世界各先进国，每于选举投票之时，对于不识字者，投票之办法，则用机器与动笔以代之，我邑何能仿办，不如托人代理，以免丧失其公权之为愈，未审所见若何矣。总之，以上所陈，务恳我县官绅各界特别注意，以保我人民自决之全权，为我省六十县民治之先导。是则余之所厚望而焚香祷祝于我邑官绅各界之前也，惟熟察之，专肃奉恳。

敬请

公安

（文史科整理）

郑衡之传略

陈凯文 江健民

郑衡之（1877—1938），字树滋，号玉斋，别号冬心，蛻奴，英山黄林冲人。18岁县试第一，赴安庆敬敷书院研读，为清末贡生。不久，废科举，敬敷书院改为安徽大学堂，他仍往研读，时清政府选送学生出国学习，他便赴南京参加会试，取得公费，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法学专科学习，正科毕业，获明治学士衔。

衡之留日期间，鉴于清政不纲，外患日亟，满怀救国之志，毅然加入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之同盟会。1910年，衡之由日本回国，历任安徽高等警务学校、山东法律学校教员、皖北政法学校校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衡之到北京、天津与王淮琛（行政法院首席评事）、吕复（北京教育次长）联络，密谋响应，即合办天津《国风日报》，以鼓吹革命，共和告成，接办北京《中央新闻》，首揭宗社党反动阴谋，被捕入狱，经宋渔父、唐少川等营救获释。旋任《国光新闻》、《国光日报》、《民主报》、《亚东新闻》等报记者，署名“冬心”，撰写文章及社论。同年当选为安徽省众议院议员，1912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15年，赴北京应高等文官考试，考取乙等，以知事分发山西补用。时因发表文章抨击袁世凯称帝，曾遭捕入狱。1916年9月用顶补安徽众议院议